



未名·观点丛书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胡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末名·观点丛书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胡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胡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未名·观点丛书)

ISBN 978-7-301-23020-6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现代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7261号

书 名: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著作责任者: 胡 军 著

策 划 编 辑: 杨书澜

责 任 编 辑: 闵艳芸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3020-6/B·1137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2.5印张 312千字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自序：问题与方法——回归学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无“哲学”这一语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约在 1874 年前后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希腊语 *philosophia*，后来慢慢地为日本学界所接受。“哲学”一词约在 1895 年由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介绍东京大学学科建制时提到，逐渐地中国学界也接受了“哲学”这一翻译引进的词汇，并以之来直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于是也就有了“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以“哲学”来直接指称中国传统的思想。对此，中国学界历来存在着不少激烈的争议，于是也就不断有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的出现。有的学者坚决不同意使用“哲学”一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以西方的“哲学”概念来界定，并进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会扭曲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我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也曾写文章申述过我对此一问题的看法。但我们在此也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看法自有其合理的要素在内，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

众所周知，哲学源于古希腊，所以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学者都不得不一再地回到古希腊。据说柏拉图学园门口写着这样的几个字“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内”。这就清楚无误地告诉每一位进入柏拉图学园的学生，你必须经过长期的几何学方面的训练并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才有可能进入学园来讨论和研究哲学方面的种种问题。古希腊的初级、中级教育通常有所谓的“四艺”，即代数、几何、天文和音乐。科学史告诉我们，历史上首先出现的是几何学，而且几何学就是在雅典学者的手里成熟

的。希腊的艾奥尼亚(Ionia)的自然哲学家们,把主要是从埃及传来的大量的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做了综合概括的工作并进而提炼而成一门演绎科学——几何学。而创始者相传是米利都的泰勒斯和萨默斯的毕达哥拉斯。三百年后,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才对古代几何学加以最后的系统化,遂有《几何原本》的出现。^①

我们感觉到极大兴趣的是,几何学的训练在柏拉图学园的学术研究中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只要粗略比较一下《论语》与《柏拉图对话集》的形式,我们就能大概地了解几何学及其方法的主要作用了。从表面看,《论语》与《柏拉图对话集》都是对话体,但是,如果细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论语》尽管是对话,但主要的是问答式的,即提问问题的全是学生,孔子的职责只是回答学生的问題。孔子对于学生的问題,只给出简要直接的答案,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讨论,更谈不上详尽、系统、明确的论证过程了。与此不同的是,《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任何对话的答案,都不是由苏格拉底给出的,而是苏格拉底与学生就共同感觉兴趣的问题的相互讨论。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从不提出自己的答案,而是让学生自己来回答。一旦学生给出答案后,苏格拉底就接着对之进行详尽的推导和仔细的分析。委婉地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给出的答案的错误或荒谬。学生一旦意识到了自己所提出的答案的错误或荒谬之后,苏格拉底就会让学生对同样的问题给出其他的答案,接着的还是推导和分析。如此等等。很有趣的是,《柏拉图对话集》看重的完全是讨论和推导的过程,而结论却常常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往往在我们急需看到结论的时候,对话的双方却匆匆结束了讨论。

如果这样的理解是不错的话,那么至少在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们看来,所谓哲学的题中之义至少应该有这样的两项内容:问题与方法。或者说,真正的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问题及其对问题所做的论证。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对之作详尽完整的论证似乎是西方哲学和西方科学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要有系统明确的论证必须有方法论。早期希腊哲

^① 参见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

学的方法论主要就是几何学的。几何学就是系统的证明的方法论。论证的方法最初是为问题服务的。由于注重论证的意识和方法,于是对问题的要求也就越来越明确。有的问题是可以确证的,有的则可能在近期内是得不到论证的,或者说永远不可能得到论证的。能够得到论证的问题是一定要经过系统论证的。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哲学及其他学术就逐渐地获得了进步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也在这样的追求学术进步的过程之中,学者的思辨理性能力也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尤需注意的是,《柏拉图对话集》注重的是对话,而且此类对话有这样两个根本的特征。第一,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师生之间完全是平等的。老师不就是真理的化身,学生更不是完全受教育的对象。在学术讨论时,双方完全是平等的。第二,对问题提供的答案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论证的详尽与正确,而与参与讨论的学者的社会地位等毫无任何瓜葛。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对话完全是理性的。我们的文化系统内缺乏这样的真正的学术讨论。并且在历史上,正是这样的对话或讨论促进了理性的进步与发展。

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理性的事业。所谓理性的第一个含义即是计算。理性的进步首先表现为计算得越来越精确与细致,古希腊的哲学就是与数学密切相关的,几何学首先在古希腊出现就是一个明证。理性的精确计算与论证是密不可分的。理性的再一个含义就是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或者说进行不断的反复的思考。此种反思的具体过程就是深入的质疑与持续的对话。只有在对思想作历史反思的漫长过程中,理性才有可能获得进步与发展。这样的进步与发展在简单的问答式的对话中很难获得。当然,对思想进行反思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推演规则。这种研究关于推导规则的学科就是思维的逻辑学。我们看到,逻辑学是在与孟子几乎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手里完成的。我们也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逻辑学几乎支配了全人类的精确思维科学。

理性的特性还表现在,理性有能力将关于外在现象的经验上升或提炼为关于寻求因果关系的科学知识体系。而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治学模

式又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讨论的理性并不是完全与人的本能、情感、直觉、习惯、信仰等毫无牵连的。由于理性的成熟与高度发展,人的本能、情感等也与动物的有了巨大的变迁。比如人也与动物一样具有本能,但本能的某些部分由于得到了人的理性的充实,在柏格森看来,可以转化为直觉。当然,此种直觉是一种后分析的直觉,已经大大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了。又如对于上帝的信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其《神学大全》中试图用理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与之不同,中国传统思想往往以意味隽永的格言、成语来阐发。《论语》采取的就是这样的问答体。一问即有一答。没有讨论或论证的过程。学生也很少质疑孔子所提供的答案。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来实践或持守孔子的答案。而且由于过度注重表达的形式,而不注重对所表达的内容的论证,于是也就根本谈不上系统明确的论证所需要的方法论。尽管有对话,但是由于对话仅仅表现为问答的形式,即由学生问,师长答。师生之间没有讨论,更没有论证。其结果就是,对话之间不需要相关的思辨规则的逻辑技巧及学理性的东西以为支撑,而完全诉诸于提供答案的人的权威或圣人的人格或地位。此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了思想,不会做思想的论证。一旦有了自己的意见,反而会为自己的思想或意见的对错而惶恐不安,急需要依靠圣人或权威来确认。这种思想传统为思辨理性的进步与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我们没有衍生出高度精密的思维科学及其方法论就是明显的一例。同时,这样的思想传统内也不可能出现对自然现象、社会结构及人文做分科治学的研究,因此也就历史地妨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学术的繁荣。近百年来,西方的学术一旦进来后,我们就突然发现自己处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之下,失去了自我,丢掉了文化的主体性。

由于上述的思想状况,我们意识到中国哲学急需现代化。这里所谓现代化的含义诚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必须使传统中国哲学的概念的含义清晰明白,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以意味深长的成语、隽语或格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冯友兰明确地指

出,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思想界本无这样的方法论传统,所以这样的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使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也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之上,他接着说道:逻辑学是哲学的入门。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尤其是他自己的“新理学”借助逻辑分析方法并通过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来实现重建的目标。当然,我们很难认可他对自己的“新理学”的评判,但他注重对哲学问题的论证的看法却不能不说是完全正确的。他的努力表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必须要积极努力地使中国现代哲学具有明确系统清晰的论证的形式,同时必须要有当下明确的问题意识。

任何哲学思想体系基本包括了两个要素,即哲学问题及其对问题所做的系统明确的论证。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思想体系的明确系统精细的论证确实历来重视不够。此种思想特点现在似乎仍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所以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哲学的进步与发展,我们也就必须要注重哲学问题的意识,及其对哲学问题努力做严格细密的论证。中国近现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在近百年来的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代表人物如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都在中国传统思想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的资源试图重建中国现代哲学,在形上学、知识论、心性论等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本书试图从哲学问题与论证方法的角度深入地剖析上述哲学家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体系,揭示出他们在重建中国现代哲学的努力中也存在不少理论问题,并详细分析了这些哲学问题所以出现的理论原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也积极努力地指出中国现代哲学未来的可能走向。

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体系。现代中国哲学界的研究者都会比较认同金岳霖的说法,即中国传统思想既没有发达的认识论意识,也没有充分发展了的逻辑意识。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又要回到上面曾经讨论过的问题上去了。因为说中国传统思想没有充分发展的逻辑意识,虽不能说我们的古人说话著文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没有充分发展的逻辑意识却不可能催生逻辑学科的诞生,并使其不断的进

步。没有了逻辑学科就很难使我们的思维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道理,没有发达的认识论意识,也在明确地表明,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出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各种人文学科。

金岳霖在自己上述的认识基础上,积极努力地引进数理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创建了本体论、知识论等。他的哲学建构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难以否认的是,在其思想体系内,至少在思想的论证环节方面也存在着不少令人遗憾的缺点。在积极引进逻辑理论和逻辑分析方法方面,张申府、张岱年等人也撰写了不少文章,并试图努力建构相关的思想体系。

本人虽是中国哲学出身,但近年来的学术重点却在中国现代哲学和知识论方面。用现在通行话语来说,搞的学问既不中,也不西。虽然如此,这种不中不西的状态,却使我本人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异同的看法也有着可能与众不同之处。我往往一厢情愿地从知识论或系统论证的方法来审视此种不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的这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哲学的问题与论证的方法。哲学研究的重点在于问题及其对此类的明确完整的论证。当然,哲学典籍的学习及整理是很重要的。但只局限于这样的经典解读与整理,严格说来不是哲学,也谈不上哲学史的研究。所以,我们如果想真正推进中国现代哲学的进步,就必须回到哲学问题本身的讨论,并且随时注意理性思辨的方法论的严格意义的使用。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思想不能轻易地跟着圣人走,跟着经典走,更不要跟着权威走。哲学问题的解决与否,只能跟着思想的论证走。这是唯一的标准。舍此没有其他的标准。让我们将自己有限一生的思想放在中国哲学所面临的现代问题之前,做系统的明确的论证,以自己的理性来思考如何解决和推进。希望这样的看法会有利于中国现代哲学的进步与发展。相信这样的看法也会有益于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我的学生张永超博士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努力刻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又积极认真地为本书做了大量的编辑和整理的工作。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要向张永超博士表示衷

心的感谢。如果没有他的辛苦付出,此书的出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学生常超、雷爱民、邬蕾和夏慧同学也审读了本书书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尤其是常超同学付出更多。在此,特向上述同学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资助,也借此机会感谢哲学系的领导对我学术工作的支持。

2013 年 3 月 1 日

目 录

自序:问题与方法——回归学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1)
第一章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1)
第一节 中国哲学和 Philosophy	(1)
第二节 内在超越的生命价值——从身心关系理论审视 精神超越之可能	(9)
第三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意识与科学观 ——以任鸿隽的“归纳法”解读科学为例	(28)
第四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	(42)
第五节 “和”的理念与人类永久和平之路	(59)
第六节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现代诠释的两难困境	(67)
第二章 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尝试	(75)
第一节 知识论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75)
第二节 逻辑分析与人生境界	(90)
第三节 体用不二——熊十力基于唯识学的体系创建	(105)
第四节 儒学的基督教化	(116)
第五节 解析方法与唯物论结合的尝试	(129)
第六节 “解析的唯物论”	(148)
第七节 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	(163)
第三章 中国哲学现代转型批判	(192)
第一节 金岳霖的知识论出发方式及其存在问题	(192)
第二节 冯友兰《新理学》方法论批判	(218)

第三节	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读	(231)
第四节	儒学基督教化的努力	(244)
第四章	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建构理路及其辩护	(256)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哲学建构的理路	(256)
第二节	重建还是拒斥形而上学——从洪谦和冯友兰 论争谈起	(295)
第三节	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辩护 ——兼论金岳霖《论道》的现代意义	(306)
第四节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形而上学重建	(334)
附录:作者主要论著索引		(337)
参考文献		(344)
索引		(347)

第一章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第一节 中国哲学和 Philosophy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之间的关系,试图探寻两者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查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按照一般的推论,它们的关系有这样几种:第一,完全一样;第二,有同有异;第三,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中国哲学”这一提法就站不住脚,我们也就大可不必在此讨论此话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完全一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这一点是有共识的。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上述的第二种。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哲学”的提法便是有根据的。以下讨论的重点便是这第二种可能性。

一、从“philosophy”的原始含义看中国哲学的特质

要作以上的讨论,我们首先要弄清楚“philosophy”的含义。又由于即便在西方哲学历史中,“philosophy”一词也是多变的,歧义迭出,见仁见智,没有统一的说法,所以,我们必须寻求“phi-losophy”的最初含义。这就要求我们回到希腊哲学,回到苏格拉底那里去。在希腊哲学中,哲学就是爱智慧。智慧就是关于生活的艺术。苏格拉底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于是有人去特尔斐神庙求神谕,询问是不是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传达神谕的女祭司回答说:苏格拉底确实是最聪明的人,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了。此神谕传到苏格拉底耳中,他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认为自己连小的智慧都没有,又何从来的大智慧呢?为了证明神谕是错的,他走访了不少自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结果,他

发现,这些人都有某些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以为自己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便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他认识到,自己和这些人的真正区别在于,他意识到自己是无知的,而那些人却不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于是,苏格拉底从中悟出了神谕的真正意义在于告诉他:“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神谕只是告诉我们,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没有价值的。在我看来,神不是真的说我最有智慧,而只是用我的名字做例子,仿佛对我们说:人们中最具智慧的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到在智慧方面实际上是不足道的。”人只有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他才能发掘自己的理性能力向智慧过渡,从无知变成有知。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说:“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但‘爱智’这个词倒适合于人”,并认为“‘爱智’是人的自然倾向”。可见,追求智慧应该是人的本性。人都应该有追求智慧的渴望和激情。这样的历史回顾告诉我们,智慧不是人所具有的,而是高高在上的超越的神的。人虽然不具有智慧,但他们却具有追求智慧的本性、渴望和激情。这就是说,人是处在从无知通向有知的旅程之中。那么,为什么追求智慧是人的本性呢?因为人人都在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智慧是指导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艺术,所以,智慧虽然是神的,但却内在于人们生活的目标中。

在西文中,“爱智”一词是“philosophy”。“philo”是“爱”,“sophy”是“智慧”。在汉语中没有与“philosophy”一词相对应的词。我们现在所认同的“哲学”一词,是日本近代学者西周用来翻译西文的“philosophy”一词的。西周曾先后用“希贤学”、“希哲学”和“哲学”这三个名词来翻译“philosophy”。“希贤”一语采自周敦颐《通书》中的“士希贤”。“希贤学”这一概念中的“希”在西周看来就是“追求”之意,而“贤”则是“智慧”的意思。所以,所谓的“希贤学”在西周的心目中就是“追求智慧的学问”。至于“希哲学”和“哲学”两名词与“希贤学”虽有工拙之别,但其内涵则是一样的,即它们都是追求智慧的学问。西周心目中的“哲学”应该说是与古希腊的哲学相去不远。

汉语“爱智”一词是对西文“philosophy”的直译,比较接近于西文

“philosophy”一词的原意。“哲学”一词中的“哲”字,本意是“聪明、有智慧”;而“学”字则有“学习”、“学问”、“学派”、“学说”等含义。根据对汉语“哲学”一词的语义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出,“哲学”一词并没有准确、充分地表达尽“philosophy”一词的原意,遗漏了“爱”或“追求”智慧的含义。而“爱智”或对智慧的“追求”恰恰又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一翻译的过程中遗漏的恰恰是作为“philosophy”本质即“爱”智这一最为重要的部分。而且,用“哲学”一词来翻译“philosophy”,在没有学习过“philosophy”的人那里往往会引起误解,“学”字本来就有学派、学问等的含义,于是便望文生义地把“philosophy”视为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列的一门学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哲学不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一门学科。

当然,本文这样说并不是硬要把哲学视为科学的科学,把它看成是什么太上科学,要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本文的目的仅仅是要给所谓的“philosophy”正名,了解它的确切含义,以便比较准确地理解“philosophy”的性质。其实,根据笔者所知道的苏格拉底对哲学的理解,所谓爱智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知识。我们都知道,知识是可以分类的,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哲学即包含着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这三门学科。但这三门学科都应该统属于“philosophy”或“爱智”的领域。现在学科的分类要更广阔得多,但不管如何广阔,所有那些我们可以叫得出名的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矿物学、语言学、社会学、法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等,也都应该是隶属于“爱智”的名下,它们都是人类追求智慧的结果。我们同样也应该知道的是,智慧是不可分科治学的,是不能分类的。刚刚跨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学生都知道“哲学系”是与其他比如“化学系”、“经济学系”、“中文系”、“历史系”等等并列的,随之也就把它看成是一门学科。这起码是对它的原意的一种莫大的误解,因为“哲学”一词相对于古希腊哲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译名。但是,由于“哲学”一词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几乎一致公认的地位,所以要想用其他的什么概念来代替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笔者不得已而在此继续沿用这一概念。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

是,在使用“哲学”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说“哲学”这个词的时候,心里想着的应该是“爱智”。这就有点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比较地接近于哲学,才能比较容易地走入哲学的殿堂。

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神才具有的,而人所能做的是“爱智”。我们都知道,神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而人的肉身则始终处在人世间。尽管如此,人却具有强烈的追求神的智慧的自然倾向。笔者无意于此讨论宗教神学的思想,所以,我们大可把神理解为智慧本身,她高高地君临人间,指导人们去获取幸福的生活。

人的居所不应该是伊甸园,所以被逐出伊甸园并不是人的不幸。人应该回归属于自己的居所。与人生相伴随的种种苦难也不应该视为是神对人类的惩罚,而应看做神赐给人类的最好礼物。试问,如果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痛苦,你又何从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没有痛苦也就没有幸福。痛苦和幸福是一对孪生子,形影相伴,终生不离。在人遭受的种种苦难中,死亡无疑是最大的一种。如果你能够真正地参透生死关,视死如生,视生如死,生死为一体,那么你也就能够克服或超越一切的痛苦和灾难了。从无比的痛苦和灾难中走出来的人才会真切地体会到巨大的幸福感,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才是幸福。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有了智慧才有可能知道幸福是什么。智慧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偷吃了智慧果而具有智慧。虽然我们因了一种不太正当的方式而具有了智慧,但人的智慧还是不同于神的智慧。因此,还是苏格拉底说得好,与神的智慧相比,人的智慧简直是微不足道,毫无价值。我们虽然没有神的智慧,但追求智慧又是我们的自然倾向。智慧是神的,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在神的智慧指引下生活。太阳光是太阳发出的,它不属于人类中的某一个人,但人类全体却都在享受温暖的太阳。没有太阳,我们的个体生命会消失。正像我们生活在阳光底下一样,我们也在神的智慧的笼罩之下。

至此,我们看到智慧有两种:一种是神的智慧;另一种则是人的智慧。哲学所说的智慧是神的智慧,而不是人的智慧。按照苏格拉底的理

解,神的智慧应该是超越的,是无限的,是无所不包的;而人所有的智慧则是有限的,只是关于某一方面的智慧。人所追求的那种智慧,就是力图从一种无限的超越的视角来观看或关注人自身的生活。然而,要对这个世界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和洞察,人就必须脱离自身的狭隘性,学会从一种无限和超越的视角或观点来观照现实世界。这个视角或观点,就是哲学所追求的智慧。

“哲学”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就大大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用西方现代哲学的含义来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即便在现代西方,也不是人人都同意对“哲学”一词的现代理解的。以海德格尔为例,他对哲学的理解显然很不同于分析哲学家的看法。他说:“‘哲学’一词现在说的是希腊语。这个希腊词语作为希腊词语乃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一方面就在我们眼前,因为这个词语长期以来就已经先行向我们说话了。另一方面,这条道路又已在我们后面,因为我们总是已经听了和说了这个词语。因此,希腊词语‘哲学’是一条我们行进于其上的道路。”^①

总之,哲学的本初含义应该就是“爱智”,而且此处所谓的“爱”是人的“爱”,是人对神的“智慧”的“爱”。从此处着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的“哲学”本不是一门学科。苏格拉底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但其时并没有“哲学”这样的学科,当然也没有有关哲学的教科书。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就是要追求神的智慧。然而人不是神,这就决定了人永远也不可能具有神的智慧。虽然人不可能得到神的智慧,但人却可以无限地逼近神的智慧。在这样的追求过程中,在神的智慧的照耀下,人们得到了知识。智慧是不可切割的,但知识是可以切割的,是可以分而治之的。我们之所以有知识,之所以有不同的学科,能够分科治学,就是我们“爱智”的结果。从此处着眼,我们可以说,中国是有哲学的,因为中国哲学中的儒释道诸家也在追求智慧。

①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590页。